

小說組 佳作

# 海線無戰事

吳品瑜

## 吳品瑜



---

### 個人簡介

---

城市光榮感極強的府城女兒，祖先來自安平鯤鯓與五條港，血液交揉西拉雅、荷蘭與漢族，這陸海相接的身世意象，以及敵我混血的生命基因，注定接受潛意識召喚，深探臺灣這片土地上的歷史，與重述庶民故事，並將原型能量帶回意識，不僅幫助自己活出天命與潛能，更希望所有人皆活出有體有魂的台灣精神。住遊世界 20 餘年，現旅居德國海德堡，著有《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》與《斜槓下的詩心：府城仕紳黃欣的跨界人生》（暫定，將於 2022 出版）。

---

### 得獎感言

---

逃家是為了回家。

大學畢業後全球放飛，只因四目所及皆是同質的思想禁錮，以及「黨國一家」的貧瘠論述，我渴望一種生命的湧動與歸屬。

中年之後回到既陌生卻又熟悉的台灣，陌生是因為日式建築一一被揭開了粗暴的鐵皮與圍欄，而「全新」的地景更真實還原了被教科書所扭曲的日治史；至於熟悉則是因為在聽聞諸多日治庶民生活史之後，生命終於可以與這片土地上的先民連結，我開始好奇祖輩們如何走過殖民政權更迭，並思維他們所涵藏的韌性與智慧。

母親口述這段海墘家族的故事，即使有政權擺弄人民命運的無奈，但也蘊藉了地母祝福與傳續生息的能量。值此中國暴力威逼，台灣人更應與土地上廣嚴的陰性能量連結，相續以護生的愛撐出我們自主走出未來的底氣。

雞籠雨，滬尾風，台北日，安平湧。

民國 47 年冬至後數日，海風呼嘯，風時拖長下的狂潮湧浪幾乎越過防坡堤，孤懸海上的鯤鯓島失衡搖晃地像隻破船，卓絕勉力撐持。然而詭異的是，於兩個長浪之間的幾分鐘，四周彷彿驟然真空地寂靜虛無，沙洲島竟微化成了宇宙的一粒失重星塵飄浮，全然臣服奧秘的運行中。

鯤鯓向陸這一面的內海，夜鷺長鳴一聲飛過連綿的魚塢，裂帛似地揭穿了海墘人的集體恐懼，滲入於敏燥不安的輾轉淺眠，在一次惶惶的翻身，像隻凍僵倒反肚的魚，自白說不出口，卻最想被聽見的聲音。

金月自惡夢中，不安地嚙語咕嚕呼喚著：「多桑……多桑……」，雙手於空中揮舞亂抓，指尖刮痛了掌心皮膚，讓她漸漸甦醒，揉揉眼睛，望向四周黑暗無邊，再看看窗外寒星點點，才意識到自己做了惡夢。

窗外遠處傳來木土陣陣哮吼聲，沉重踩點在寒風之上，卻有些踉蹌地爆擦出咻咻低頻喘鳴。

金月開窗探頭追尋聲音的所在，忽然眉頭一皺，明白多桑一定裸身潛水去關通往外海的水門，即使打著哆嗦，披上外套後便一骨碌地快速起身。她怕驚擾難眠的母親，便躡手躡腳地往灶間走去，蹲在地上用木麻黃葉於成人巴掌大的紅土小泥爐起火，再

堆疊幾塊木炭，然後拿出一只陶鍋，切幾片薑加水熬煮。繼而敲碎龍眼乾、取龍眼肉放進薑茶裡，再加一小撮鹽巴，蓋上陶蓋悶。

母親陳緞披上外套走了進來，以虛弱的氣音說道：「明天還得早起上學，快去睡！這裡由我來。」便抓起成把木麻黃葉丟進灶爐引火，並雙手提來一只大生鍋燒洗澡水。」

「卡桑，我做了一個噩夢，就睡不著了。還是讓我來幫多桑燒洗澡水，你身體不好還是快躺回去溫暖的被窩。」

金月邊說邊看著堅持蹲在灶爐前吹火的卡桑，時時按著自己的太陽穴，貌似頭疼欲裂，想起醫生曾警告她隨時可能有「斷腦筋」的危險，急得快手從菜櫥裡拿出一柱薄荷冰給陳緞，並走向蹲在灶爐旁的陳緞，欠身先將之塗抹在她的太陽穴，然後抓抓她的肩頭

金月邊幫卡桑按摩邊唸叨：「你長期身體不舒服，現在整張臉紅咚咚的，是不是又耳鳴頭痛了？」

陳緞堅持這既是多年頑疾，索性隨她去。但旋即又低頭嘆了口氣：「我最怕無法將你們這六個小孩養育成人……，你大哥、大姊都成年獨立了，而你還半大不小，連國校都還沒畢業！」

金月縮皺了眉頭，趕緊開口止住卡桑的話：「你別再說下去啦……，趕快回床上躺下！」

金月邊說邊試圖拉起蹲屈在灶爐邊的卡桑，好不容易扶起虛疲的她，臉頰卻反被她溫柔又心疼地撫摸著。

「唉！你不知道每天打從日出，我就盼望趕緊天黑，一日一日趕緊過去，你們這些小孩快變成大人，我也才能安心地走。」陳緞邊說邊撫摸金月左鼻翼上的疤痕，「唉！你小時候跟堂兄在桌上玩，不小心被打破的杯子劃傷了臉，等魚塭這陣子忙完，過年後我就帶你去城裡給醫生美容。女孩子最怕破相，會嫁到壞丈夫。」

金月摸摸自己的疤痕，無奈抿起嘴，一旁灶火已燒得越來越旺，發出劈哩啪啦聲響，只見多桑又拖著病體，勉力添加更多柴火進去。金月知道勸不過卡桑，只好取出紅泥小火爐裡的炭火，放在藤製烘爐下方的瓦片上，再放上一些昨晚煮飯剩下的火灰，蓋上藤蓋，準備拿出去給多桑取暖。

「我們得手腳快一點，請你多桑關好水門就快回來洗熱水澡。他長年浸在冷冰冰的魚塭裡，光是吃藥，也無法讓氣喘斷根，真是海墘人的宿命！」

陳緞說完，隨即轉進灶間外的木櫃裡，拿出一條大毛巾披在金月肩上，並自陶鍋取出的龍眼乾薑湯倒進陶杯裡，蓋上杯蓋地給金月。

金月點點頭，一手挽著烘爐與端著陶杯，另一手捧著油燈，

縮頭縮臉地走出門外，沒入一片黑暗中。

金月走一段路後，陳緞還對她大喊著：「記得提醒你多桑先擦乾身體，以免受到風寒！」

金月縮頭縮臉地走在塭岸上，遠處海浪聲轟隆巨響，北風陣陣，向北防風棚上的稻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，有幾支還飛脫了出去，她打了個寒顫，躲進越冬溝旁就著油燈微弱的光，轉頭向四方張望大喊：「多桑……多桑……，你在哪裡？」

幽暗中金月隱隱看見十幾步外有幢人影浮動，繼而喘不過氣的幾聲「喀～喀～」，她確認是多桑的聲音便快步跑去，只見多桑站起身來，滿身濕漉，牙齒打著寒顫，發出喀喀聲，雙手忍不住環抱臂膀摩擦生熱，金月趕緊將肩上的大毛巾布取下，圍在多桑身上，金月趁他用大毛巾擦乾身體、圍裹時，將烘爐移往他的腳旁，再遞上熱騰騰的龍眼乾薑茶。

木土接過陶杯，趕緊喝了起來，隨即關切地問：「月仔，你怎麼半夜不睡覺跑出來？」並蹲身在烘爐旁取暖。見金月低頭不語，木土笑著說：「傻孩子！我們快回去！」

木土接手拿過油燈，金月手拿空杯、提著烘爐，亦步亦趨地跟在多桑身後，試圖給父親更多烘爐裏頭的溫暖。他們赤腳踩在濕冷的塭岸，膚觸的冰刺點擊木土不祥的預感，怕是泥土有了凍霜，思忖不知這批快收獲的虱目魚能否擋得過這次寒流？

走進灶間時，金月突然顛顛巍巍低聲問說：「多桑，為什麼你不像其他親戚一樣，乾脆搬到城裡去？三鯤鯓沒牽電線，生活交通都不便利，而且魚塢養殖又那麼辛苦！」

陳緞瞥了木土父女一眼，聽金月沒來由的這句話，便揮手叫她快回去睡覺，再遞了一杯現煮的薑茶給丈夫。

「我們海墘人好幾代就一直在這海與陸地的沙洲上討生活，不願登陸，是因為只要在陸地就得畫分界線，眾人便要因為爭水、搶資源而打殺爭奪！」木土喝了一口，旋即又猛烈地咳了起來。

原來，木土的祖先是武壠原住民，最早在六、七鯤鯓的喜樹與灣裡以原始漁獵求生，與荷蘭人混血，而明鄭時期兵民來台屯墾時，部分族人逃往北寮等東南一帶山區，而留下來的則是與漢人進行通婚。後來曾文溪與二層行溪改道，俗稱「青瞑蛇黑白咬」造成台江內海淤積浮凸成陸，喜樹連成陸地，他們便再度遷移至三鯤鯓，繼續於陸海臨界處生活。

何家的血液裡有荷蘭、武壠、漢族，無論先來後到，既是加害者，也是被害人，唯有投入大海母親的廣闊擁抱，方能撫拭最深的罪，也同時安慰極大的無助恐懼。

「海線無戰事！」木土緩了緩氣繼續說。

這句話莫名地觸動到陳緞，原本接過丈夫喝完薑茶的空杯，

卻忽然恍神地失手砸到地上。

嚇了一跳的金月連忙過來扶住多桑，驚惶地問：「你是不是耳鳴又發作了！」，顫抖著手再度拿起薄荷冰猛塗在她的太陽穴。

陳緞牙齒發顫地低聲咕囁著，金月與木土都聽不清她說了些什麼，她惶惶地搖頭，乍然抬起頭與木土四目交會的那一瞬間，木土便明白了怎麼一會事，一時也不知該說些什麼，便要金月快扶她進臥房裡早點歇息，自己端水洗個澡就可以了，說完就蹲下身來清理杯子碎片。

木土將燒好熱水的大鍋爐搬進澡間，就著油燈豆大的光亮，開始舀水沖澡，溫熱的水接觸到冰涼的身體，發出「嘶」的一聲，他感覺回溫了些，許多記憶趁隙活絡、出脫，由近而遠地慢慢翻頁。

所謂的「海線無戰事」，僅止於他們經歷過各方人馬先來後到的械鬥，以及殖民下為了經濟利益的趕殺，也悲憐這片土地乾涸的血液都成了人們無以名狀的鬱結，因而選擇隱蔽遁世於海陸中介的沙洲。然而，當殘暴的政權以槍桿子抵著人們的腦袋，逼著他們走向陸地，並強迫他們上不知為誰而打的戰場時，被迫再度流血卻也成為了他們的宿命。

木土慘慘地想著，「躲得過一時，卻藏不了一世！」，承平時他們尚有退避無爭的選擇，但風雨變色的世道，還是會將他



們捲入殺戮之中、求出無期。

那一夜木土輾轉難眠，望著噩夢囁語不斷的妻子，無意識地用手抓著腫脹變形的左膝蓋，無限憐惜。

心理的傷，身體會記住。那些被潛抑與扭曲的內在創傷，只能刻畫在表象的症狀，渴求以眼底注視的暖回溫記憶，終而得到療癒。

次日清晨，早起邊吃粥邊聽著漁業氣象的木土，臉色益發凝重，看金月揉揉惺忪的眼走向餐桌，便交代她：「超強寒流要下來了，你下課後趕快回家，陪卡桑去撿木麻黃葉！」

金月點點頭，認真地扒完飯，正要出門之前，木土叫住她叮嚀幾句：「你多桑腳不好使，踏在沙地上更吃力，你手腳俐落一點，小心別讓她太勞累！」

金月跑過自家魚塢之後，回頭鬼祟地張望了一下，便脫掉白布鞋，小心翼翼地放進書包，赤著腳踩跳在塢岸的小草叢，避免踏到白霜，往四鯤鯓的方向快跑。

當金月衝到龍崗國小校門口時，上課鐘聲響起，朝會時她已心神不寧，想著寒流來襲正是多桑最神經緊繃的時刻，她多希望能早點放學回家幫忙。

事實上，從事養殖漁業的海墘人一年四季都有相異的天災，初春魚苗放養，就怕氣溫劇烈震盪；盛夏溽暑溶氧量隨水溫升高而降低，而魚類消化代謝反而增強，攝食增多，呼吸加快，耗氧量增高，更嚴重的是，藻菌趁勢滋生，以及病原菌、病毒及寄生蟲伺機而發，水質更易惡化。至於颱風季節，更是讓人膽戰心驚，安平有句俗語「南風轉北，王城去一角」，特別強調的正是虱目魚正肥美待收成時偏遇回馬槍的秋颱，海水倒灌不僅讓整年的辛勞血本無歸，魚塭流失的整治更是得傾家蕩產地四處借貸與費時。

金月作為海墘的女兒，根本無心念書，只是勉強能做完功課已屬難得。終於熬到校園鐘聲響起，赤腳的學生們揹起書包做鳥獸散，有的已衝到沙灘，邊採黃槿葉邊丟在沙地上，然後像跳石般踩跳在上頭避免腳凍傷。

快接近魚塭時，金月從書包翻起白布鞋，坐在一片馬鞍藤上用手拍拍海沙，再穿起布鞋，但時不時停下來將腳踝扭一扭，看見長工們正用大石頭壓住防風棚的乾稻草，以及在淺坪餵完足量的番薯摻和米糠的魚飼料後，就以竹竿打水，將虱目魚趕入越冬溝。但總有貪吃的魚躲在角落，得費心驅趕好一番功夫後，再穿上青蛙裝，潛入低溫的魚池關上水門，避免於尋隙出來覓食而凍死在淺坪。

金月看得入神，許久才聽見多桑在內海這邊吃力地撐著竹筏，逆風下，好像被沾滿瀝青的竹竿給死黏住的蟬，連她的呼喊聲都發顫地聽起來像「知了～知了～」。

金月先脫下鞋，並將書包丟在塢岸的草寮上，即刻跑向母親，瞥見防風林挺拔的木麻黃樹，被吹落成堆的針葉，早已染黃了整片沙岸，她倒抽一口氣，既喜又累，覺得這下可有得撿了。

陳緞塞一顆飯糰給金月，她隨即狼吞虎嚥地吃完，有點噎著，便拼命吞口水。金月見多桑喘著氣，每一往前撐，背就駝得更沉，便想起身走向母親，示意代替她撐竹筏。

「你這三腳貓，路沒走好，還想學大人撐竹筏？！你老實坐好，等下撿木麻黃葉時努力點就可以了，我的膝蓋沒力，既蹲不下去，也站不久。」

金月只好點頭應允，邊吃邊看著多桑趁漲潮，謹慎小心地沿著內海較淺的邊緣划竹筏。雖說是內海，但其實頗深，尤其陳緞曾溺水過，更是忐忑不安，但是因為得收集八簍的木麻黃葉太過沉重，只能硬著頭皮撐竹筏來載。

陳緞慢慢將竹筏駛向岸邊，金月跳到沙灘上，在筏尾幫忙將竹筏推上岸，然後揹起竹簍，拿起樹葉耙子，衝向木麻黃林裡，陳緞跟著走入。雖然快步走著，也得閃避堅硬、銳利的毬果，因為赤腳踩到有時腳底還會刮傷。

金月原本奮力地抄起耙子將滿沙地的木麻黃聚集在一起，看見陳緞緩緩走過來後就遞回給她，陳緞立身使用耙子掃，金月則是蹲著將細長針狀的乾枯木麻黃葉，連同毬果堆放進竹簍裡，兩

人忙到只剩喘氣的聲音。

陳緞抬頭四周望了一下見落葉與毬果大致被掃了五成，就掄起耙子準備走回竹筏，金月疑惑地追問：「卡桑，還有更多沒耙呢！」

「傻女孩！留一些給住在附近的人隨時來撿，整條海岸線滿滿的木麻黃，我們這樣有節制地撿，將剩下的給大家方便，也就沒有搶奪與糾紛了。」

金月點點頭，將最後一落樹葉聚攏好放進竹簍，便扛起也走回竹筏上，將竹簍與耙子放好，再度將竹筏推入內海，並拿起竹蒿遞給母親。即使寒流低溫，母女倆的額頭卻微微沁汗，但礙於雙手都是海砂，只能聳肩偏頭，讓上手臂的衣服隨便拭乾一下。

陳緞上了竹筏，接過竹蒿，繼續往北駛去，金月將竹簍裡的木麻黃葉與毬果壓實，疑惑地問：「卡桑，我們今天真的得塞滿八簍嗎？有那麼多讓我們耙嗎？」

「勤勞吃力，懶惰吞口水。你看前方沙灘滿滿的木麻黃葉！」陳緞邊說邊將竹筏撐近安平運河出海口，湧浪讓陳緞撐筏撐得有些吃力，她們再次停在一處海岸旁，上了沙灘，母女倆迅速沒入木麻黃樹林裡，出來又是收穫了四簍。

陳緞撐起竹筏繼續往北，金月向四處張望了一下，憂心地說：

「卡桑，這裡愈來愈難撐竹筏了，我快看到運河的出口了，而且已經耙八個簍子滿滿的，應該夠啦，我們快回去吧？不然等一下退潮我們會被沖到外海去！」

陳緞整個人直挺著，咬牙撐著竹筏，她窮究目力望向前方的木麻黃樹林，眼睛都亮了起來，陳緞：「月仔，將這些木麻黃葉再壓緊一點，多空出一個竹簍。你看這片沙灘滿滿都是，看起來好像都沒人去耙過，太浪費了，我保證一下子就能填滿三個竹簍。」

陳緞滿臉興奮，將竹筏停好，跳下竹筏的金月遲疑地望望四周，看著眼前木麻黃樹較密集，樹林裡更加昏暗，感覺不會來過這裡，臉上便有了擔憂的表情。

陳緞看她一臉傻愣，出聲催促：「月仔，你手腳快一點！」旋即奮力地耙。她得一手支著竹耙子，彎腰將另一隻手按住腫脹的左膝，一拐一拐地移動，並且喃喃碎唸著：「九月九雲日，十月日生翅，憨慢查某領未直。」

一過重陽，日照時間變短，陳緞被做不完的家事與魚塭活給促迫地追著跑，但她寧願如此忙到沒時間操煩自己多病早死，留下幾個未成年的子女該怎麼辦的困局，而且越是快點過完一天，孩子們也就多長大了一些。

金月揹上竹簍，亦步亦趨地跟隨卡桑，並蹲跪在沙地上，用手將陳緞耙聚的木麻黃葉捧起來，丟進竹簍裡，用上身力量壓實。

陳緞越耙越興奮，嘴角揚起，並輕微搖頭，似乎不敢相信有這麼好的事，直嚷：「這裡的木麻黃葉真是多，之前我們怎麼都沒來過？！我們真是撿到了！這下連超強寒流都不怕了！」

金月焦躁地四處張望，百般不情願地癟嘴說著：「卡桑，你要有信用啦！這裡耙完，我們就撐筏仔回家去啦！天色都慢慢黑了，而且越來越冷了！」

「好啦好啦！我才剛開始要耙，你就說要回去！你這孩子今天可是吃錯藥喔！」

陳緞耙完鄰近海灘的木麻黃葉，繼續往岸上深處探去，正要挪移竹耙與皺著眉頭顫動疼痛的左膝蓋時，卻被金月驚聲叫住：「卡桑，你別再進去了啦！林裡烏漆麻黑的，我會害怕啦！」

陳緞完全不理會她，拄著竹耙彎腰跛行著，就像在沙灘上划龍舟似地，整個身形因用力而扭曲了起來。特別是看到樹下一落落厚實的針葉與毬果，雙手沒命似地快速掃過，完全沒時間抬起頭，只是自顧自地說：「光天化日下，小孩子怕什麼？我什麼鬼沒看過？！有次我還差點被水鬼拖去哩！」

原來陳緞原是四鯤鯓人，十八歲時跟著祖父坐竹筏從城裡回來，竹筏不小心翻覆，所幸被一旁捕魚的木土發現，見狀趕緊跳入水中搶救，也因此結下一段姻緣。只是在那次落水之後，眾人就警告陳緞，怕是水鬼不依，她必須更加小心。無奈她生在海墘，

又嫁海墘人，豈有不近水的道理？

金月見母親完全不理會，依然是哪邊落葉多就往那裡靠過去耙，沙沙聲響竟成了

四周唯一的聲響，她害怕極了，只有大聲呼叫：「卡桑，那邊有長好高的林投啦！林投裡面有鬼！」

這「鬼」字聲音一落，金月反倒自我驚嚇地逼到恐懼的臨界，拼命地跑向卡桑身邊，緊抓著她的手。

陳緞又是翻白眼又是搖頭，不耐煩地罵說：「這個世間沒有林投姐啦！那只是民間故事而已，用來嚇唬小孩的，你的頭殼怎麼都裝這些有的沒有的？」

被罵的金月心不甘情不願地將竹簍拖著，繼續將陳緞耙好成堆的木麻黃葉裝進去，但還是不時望向樹林遠處，看卡桑越耙越遠，她再度遲疑地不敢過去。說時遲那時快，金月猛然聽見樹林中窸窣窸窣的聲響，整個人像被電擊到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根本來不及呼叫，兩位守防的士兵自昏暗樹林的深遠處，飛箭般地衝出來，端起槍朝陳緞母女對準。

「原地不動！手舉起來！別跑！」

陳緞聽見喝斥的聲音，雖聽不懂意思，但看他們滿臉兇神惡煞的模樣，便趕緊轉身呼喚較靠近海與竹筏的金月：「月仔，你

快逃，有外省兵過來！快點撐筏仔走！」

金月聽見母親呼喊，立即轉身直覺拔腿向海跑去，繼而又轉過頭，緊張地哭了出來，大聲嘶吼喊叫：「卡桑，要逃一起逃啦！你跑快一點！我等你！」

陳緞丟下竹耙，跑沒幾步就跌個踉蹌，左膝的舊傷讓她幾乎站不起身，見金月作勢要跑回來扶她，連忙踉蹌起身，揮手趕她快逃：「月仔，你快逃，別管我！趕緊去討救兵啦！」

兩名士兵已從木麻黃樹林裡，衝上沙灘與陳緞母女近約十步之距，槍口各對著陳緞與金月。步兵排長隨後趕到，更大聲嘶吼：「不要動！手通通高舉起來！」

嚇壞的陳緞還是聽不懂，但看到槍枝，立即站在槍口指向金月的那位士兵之前試圖保護她，雙手慌張地捉了個空，這才懊悔剛剛丟下竹耙，否則也能擋一擋。

金月趕緊衝過去母親身邊，伸手趕緊將卡桑的手一起舉高。

兩名士兵再次握緊槍枝緊張戒備，金月看著母親滿臉困惑與惶恐，迅速湊到卡桑耳邊低聲說話：「卡桑，兵仔叫我們不能動！」

排長用雷公般的聲音喊出：「手高舉！背過去！快轉身過去面海！」



母女倆全身顫抖，金月顫抖地翻譯排長的話，並如數照做，卻又忍不住偷偷想回頭望。

陳緞顫抖低聲問金月：「外省兵是要將我們槍殺嗎？」，旋即本能地抓來金月，將她護在胸前，僅有自己的背面向士兵。

排長看見母女雖然舉起雙手，但還是小動作不斷，開始不耐煩訓斥：「不要動！你們已經私闖軍事重地，說，是誰指使的？你們在這營區做什麼？」

陳緞再度緊抓金月的手，茫然地望著她，金月臉緊縮了一下，上下排牙齒發出碰撞聲，囁嚅地告訴母親：「他說我們犯法啦！因為這裡是軍營，還問我們到底是受誰指使的？」

「夭壽喔！」陳緞驚呼出聲，但馬上意識到士兵還在後方用槍對著她們，就小聲地自言自語：「整條海線那麼長，我哪裡知道藏在防風林後面的是軍營，海線根本沒設立任何牌仔警告我們啊！」

排長見她們小聲地不知在咕噥什麼，便緩緩走到母女面前，以威脅的口氣高聲喊：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！說！」

陳緞看著身前撇過頭來的金月，等待她翻譯，但金月卻無辜又驚嚇地回說：「卡桑，他這句話我也聽沒有呢！學校老師沒教啦！」

陳緞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連聲喊著：「糟了！糟了！就連你國民學校都聽不懂？！我們現在是要請乩童、桌頭來問喔？！」

排長對她們上下打量了一下，再看看竹筏上八簍的木麻黃葉與毬果，似乎猜出梗概，便開口問：「你們是附近的人嗎？」

金月奮力地點點頭，並邊回話邊指著南邊的三鯤鯓島，小聲囁囁回答：「我們家在三鯤鯓，養虱目魚！」

「那你們為什麼乘竹筏來到這裡？」

「因為今晚寒流要來，天氣很冷，我們要撿木麻黃葉燒火堆，幫虱目魚保暖。」

金月邊說邊比手畫腳，用雙手交叉在胸前緊抓雙臂，並做出受寒的模樣。排長看得噗哧忍不住笑出來，陳緞見排長笑了出來，又不知金月說了些什麼，更是疑惑。而士兵更是低聲竊笑著，交頭接耳說：「他們是用火堆烤魚來吃吧？」

排長回瞪了發話的士兵一眼，繼續問：「木麻黃葉怎麼幫虱目魚保暖呢？」

金月剛剛聽見士兵們輕蔑的玩笑，再側頭看了母親一下，多了一些勇氣回說：「今天寒流下來，整晚我們都要在魚塭岸邊燒火堆來升高溫度，以免虱目魚凍死。木麻黃葉很重要，可以當作

引火柴。」

排長露出訝異的目光，彷彿第一次聽說，但立即又板出面孔說：「不管怎樣，你們已經誤闖軍區，觸犯軍法，只能押你們回軍營去，並向上級報告。你們現在跟我們回軍營！」

排長揮手示意士兵放下槍枝，但是金月聽完卻嚇壞了，幾乎要哭出來，趕緊抓住母親說：「卡桑，我們要被抓去軍營了，慘了！多桑等不到我們，也沒有木麻黃葉，怎麼辦？還有我明天還要上學耶！」

陳緞一時六神無主，也喃喃自語低聲說著：「不知道會不會被抓去槍決？我聽人家說被外省兵抓去都沒有審判的！」

陳緞將金月的手抓得更緊，並強作鎮定拍拍她的臉安撫：「別怕！我在這裡呢！我都經歷過日本時代，見識過最兇的警察，甚至戰爭的時候為了生活，還在城內黑市偷賣過米跟糖，現在哪會怕這些中國兵呢？！」

陳緞說完用力握緊金月轉身要跟著走，卻突然意識到停在沙灘上的竹筏，往後看了一下，這一幕被士兵看在眼裡，輕聲戲謔交談：「連命都快沒了，還擔心竹筏會被偷？！」

排長也意識到陳緞擔心竹筏，以及上面的木麻黃葉，便揮手叫士兵過來，一起將竹筏推向沙灘更高處，並向金月說：「小女孩，

向你母親說，這裡是軍區，沒人像你們這麼大膽敢闖進來，更不可能在這裡偷東西。」

金月低頭輕聲向母親翻譯了一下，母女有些膽怯地撿回耙子與竹簍放在竹筏上，臨走前又再度不放心地看了一下。

「走吧！」排長催促她們。

四人走進木麻黃林，陳緞剛剛在沙灘上摔了一下，走得更跛了，只能由金月攙扶著，由士兵押後，越走越遠，進入營區。

時值金門沿海諸島最猛烈的砲戰結束不久，海峽兩岸情勢緊急，雖然相較8月23日第一次均是襲擊時，於短短85分鐘內共發射了3萬多發砲彈，四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宣採取「單打雙不打」的策略，只呈現均勢騷擾的態勢，看似危機已然減緩，但是詭譎未辨的敵對情勢，讓軍方只能嚴陣以待，不敢稍微鬆懈。於是，陳緞與金月誤闖軍營的事件，很快就被移交到安平派出所由警員處理。

幾近傍晚時木土在各個魚塢淺坪，用竹竿打水，再次查看有無躲匿的虱目魚，準備收工時，竟看到里長上氣不接下氣地乘竹筏渡鯤鯓內海，臉色煞白地慌忙通知他，陳緞母女被捉到派出所的事，他急得先叫大女兒金秋、大兒子金清先隨里長趕去派出所，然後派遣長工阿狗與他划竹筏一起趕到城裡，再請貸切的車載韓醫生到安平協調救人事宜。

就在眾人接到通知，亂成一團的時刻，金月與陳緞也張惶地坐在派出所的長條椅上，特別是金月第一次被抓，更是深感恐懼與羞恥，先前在軍營見識肅殺的氣氛，與照面一張張陌生又冷峻的面孔，她顫抖地緊抓著卡桑的衣袖，囁嚅地探問：「我們要在這裡待多久？」

她見卡桑眉頭深鎖，眼神飄忽地不斷探向門外，急得再繼續追問：「多桑會來救我們嗎？學校老師會不會知道我被抓來派出所啊？」

陳緞終於回過神，用手心緊覆金月顫抖的小手，勉強擠出一絲笑容，悄聲回答：「你多桑馬上就到！」

所長與警員交頭接耳，對著他們一陣搖頭，還露出些許的不耐煩。

金清與金秋從三鯤鯓慌張地趕過來，進入派出所後，看見陳緞與金月，金清先與警員辦理身分登記，而金秋則直接走向坐在長條椅上的陳緞母女兩人，低身牽起卡桑的手，激動緊握詢問：「卡桑，你還好嗎？我們都嚇壞了！」

陳緞故作鎮定地回說：「沒怎樣啦！只是受到一陣驚嚇而已啦！在兵營的時候更恐怖，外省兵全板起臉孔，講的話我又全聽不懂，幸好來派出所這裡就沒那麼緊張了。我至少還活過日本時代，倒是金月年紀小，這場面夠嚇死她啦！」

金月一手緊抓卡桑，一手緊抓著金秋，下唇一直死咬著。金秋摸摸她的頭安撫著，金月忽然開口：「姊，這下該怎辦？我不要被人關起來啦！」

金秋搖搖頭，安慰說：「不會有事的啦！多桑去市內請韓醫師一起坐貨切直接過來，馬上就到了，他的國語較好……」，她警戒地環顧四周，觀察警員還在與金清處理登記事宜，便將頭更靠向金月耳邊以氣聲說：「以前中國兵在亂開槍殺人時，韓醫師有出面協調過，所以應該很有勢力。」

突然一名警員走了過來，大聲斥喝：「講國語！你們應該念過書，會講國語吧！不要再用方言了！」

金秋客氣地點點頭，站起身來，所長也走向她們三人，咳了一聲，面對金秋大聲問：「你是他們的家人嗎？」

恰好金清已辦完登記手續，走過來正色回答：「他們是我的母親與妹妹，等一下我父親就會過來處理，這麼晚還麻煩所長了。」

所長抽起菸猛搖頭說：「誤闖軍區是很嚴重的，我查了一下戶口資料，你們都是三鯤鯓這邊的人，頂頭塢這邊也有魚塢，怎麼不知道那一片是八四部隊的營區呢？明明都有設立告示牌啊！虧你自己還是曾經在金門當過兵的人！怎麼沒告訴家人誤闖軍營的嚴重性？！況且現在金門還在打仗，本島海岸線很重要，被蛙人摸進來就慘了！你的母親與妹妹今天沒有當場被用槍打死，已經非常幸運了！」

金月不知哪來的蠻勇，猛然起身，對著所長說話：「哪有寫『這是軍營』的牌子？！我們是撐竹筏從魚塭過去的，整條海岸線都沒有任何標示，就是一大片看起來都相同的木麻黃樹林啊！我們就是像過去一樣去撿掉下來的樹葉，只是往北走更遠一點，誰知道那就是軍營？！整條海岸線的木麻黃樹林都長一樣啊！誰知道軍營藏在木麻黃樹林裡？」

所長聽完有些不高興，但還是偏頭歪腦地想了一下，狐疑地望著金月。金月嘟著嘴，堅持說道：「不然你自己去看！根本沒有牌子插在海岸啊！」

金秋焦急地擠眉弄眼，示意金月別再講了，而一旁的金清雲時恍然大悟的模樣，開口附合說道：「是啦！我們平常老百姓走陸路，的確會看到軍營的建築與標示，但是海線與木麻黃樹林連在一起，這邊卻都沒有任何標示，我母親與妹妹從來沒有走陸路到過這一帶，根本不會知道那就是軍營啊！」

所長理解地點點頭，但是還是堅持此刻前線有戰事，犯了法更不好辦！

這時韓醫師與木土下車走了進來，兩人向所長點頭致意，韓醫師隨即向所長遞上名片，而陳緞母子一行人也都像看到救兵似地趕緊向韓醫師致意，韓醫師揚揚手，暗示他們不用擔心。而所長在詳看名片後，立刻上下打量了韓醫師一番，態度客氣了些。

韓醫師轉向所長正色介紹：「所長！麻煩你了，我身邊這位是何家的家長何木土，他是三鯤鯓的養殖戶，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了。另外，何先生與蔡丁贊醫師也是好朋友。」

所長聽到「蔡丁贊」三個字，愣了一下，眉毛緊蹙地問：「你是說副議長蔡丁贊？」

韓醫師微笑點點頭，繼續介紹說木土在新町有魚栽寮，平時很熱心公益，也算是鯤鯓的「頭人」，所以這次陳緞母女誤闖營區，應該問題不大，既然都交給派出所處理了，軍方應該沒問題，再加上當晚寒流來襲，正是魚塢最忙的時刻希望所長能早點放人。

所長向兩旁看看，似有所顧忌，伸手示意韓醫師帶著何木土，以及陳緞進去所長辦公室。韓醫師轉身以眼神知會木土，陳緞不安地抓著何木土的衣袖，四人一起走進所長辦公室。木土發現陳緞左腳跛得更厲害，迅速特別留意攙扶。

所長走到自己座位上，用手示意眾人坐下，臉色凝重堅持擅闖營區的罪是很重，他還得呈報上去請示懲處細節。陳緞低著頭，木土則看向韓醫師，似乎聽不懂又像在求救，韓醫師沉穩地向何木土點頭，以眼神示意稍安毋躁，並自黑色牛皮的醫生包裹，拿出一疊文件，說明趕來派出所之前，已經詢問過律師，以及幾位熟識的法官。

韓醫師有備而來的態勢，倒是讓所長嚇了一跳，上身向後倒



了一下，右手摸向桌上的磁杯，掀開蓋子喝水，清了幾聲喉嚨，但旋即面露質疑，緊盯著韓醫師翻看著文件，抽出一張閱讀著，邊讀邊說著誤闖營區的事件可大可小……。

所長開口打斷醫師的話，強調營區可是軍事重地，特別是處於國共緊急時刻，金門那邊還在打仗，共軍威脅隨處都在，這誤闖的罪刑可不輕。

韓醫師淡定地微笑，旋即打斷了所長的話，慢條斯理地說：「正因為金門前線還在跟共軍對戰，所以軍方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，所以才會將這對母女倆立即交給派出所處理，就是希望小事化無，全力對抗敵軍。況且，戒嚴時期可是「軍警一家」，你們警方現在也應該是枕戈待旦的時刻，豈有人力處理這種百姓誤闖的小事呢？！」

所長有點招架不住，只能跳針似地反覆強調得依法行事，而韓醫師則冷靜地向他分析軍方應該排除了共諜的可能性，所以才會交予派出所從輕發落。

「所長作為地方維持秩序的人，既需要掌握居民的狀況，依法行事，也不能不體恤上級的意思，您說，是不是？」韓醫師緊盯著所長的眼睛，咄咄逼人。

所長一時啞口無言，韓醫師突然從容站起身來，在辦公室若有所思地踱步著：「若是你想擴大情事，對你也沒什麼好處……」

所長面露不安神色，也站起身來，韓醫師進逼他眼前提高聲調說：「這案子一辦上去，難免各方強加罪責，所謂『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』。到時候摸瓜順藤，上級就非得罪究到地方派出所，針對你未能掌握轄區內居民的動向，可能你得連坐處分了！」

所長再度走向自己辦公桌，拿起瓷杯猛喝水，又不時將凌厲的眼光投向木土與陳緞，嚇得夫妻二人彼此互望，陳緞拉著木土的衣袖，木土用眼神示意她不要出聲。然而，所長側身瞥看韓醫師，卻是交雜著意味深長的複雜表情，彷彿陷入找不到施力槓桿的舉足無措。

現場一陣沉默，眾人各懷心思，每個人都緊捏著自己的呼吸，好似在虛空中撐開一面看不見的布帛，在某種恐怖平衡下，張牙舞爪地隱微晃動著，就怕一不留神，某一方多施壓了一點力，便要旋即撕裂開來。

霎時，所長辦公桌的電話響起，如刀地劃開空氣，微顫的裂帛聲響，引動每個人狂促的心跳，用力踩踏在耳膜上，轟然地嗡鳴。

所長辦公室外久候的值勤台的幾位警員，低頭抽著菸，眼光不時警敏地監視金月兄妹三人。

金月幾次抬頭與這不友善的目光相接，索性坐在長條椅上持續垂懸著頭，但緊抓著金秋衣袖的手，一直沒放開過。他突然開

口問金清：「阿哥，多桑他們進去辦公室已經很久了，會不會發生什麼事？」

金清忽然低下頭湊近金月耳邊，輕聲說：「月仔，你別煩惱！我們有韓醫師出面，還有蔡醫師也會見時機出手幫忙，一定沒事的啦！十年前，我們府城就是由韓醫師共蔡醫師出面排解，若無，可能會死愈卡濟台灣人。」

金月聽完面露驚懼之色，金秋趕緊將食指比在嘴脣上，示意他閉嘴。金清眼光向四周瞧，清了清喉嚨，蓄意轉移話題大聲發話，詢問金月平日都是在三鯤鯓附近的海岸耙木麻黃葉，為何今天還跑了那麼遠？金月一一解釋緣由，身旁警員再度不耐煩地喝斥他們說國語，不要一直用方言。

金清與金秋應付地點點頭，卻同時望向正聳肩的金月，低頭做鬼臉，金秋旋即推了她一下。金清彎了上半身靠向金月，悄聲說話：「幸好你跟卡桑身邊，不然她一句國語都聽不懂，一定更危險。」

沒想到金月臉上出現懊惱、扼腕的表情，接續提到原本外省兵離他們還有段距離，他們應該還有機會逃跑，只是卡桑本來已經跛腳了，再加上過於緊張拐倒在地，否則他們現在早平安無事在家了。「都是卡桑跛腳害的啦！」，金月嘟起嘴抱怨。

金秋變了臉色立即指責金月，不該這樣說，而金清則是嚴肅

地告訴她子彈不長眼，因為他曾當過兵，才知道在當時的狀況，若他們拔腿就跑，下場會更糟。金清忽然神色陰鬱地好像想起了某件事，與金秋對望了一眼，兄妹倆默契地點頭，金秋眉頭深鎖地說：「卡桑的腳本來好好的……」。

金月疑惑地望著兄姊，金清摸摸金月的頭，臉上充滿悲苦與愧疚的表情，嘆了一口氣提到五年前當兵時，臨時駐紮在台南兵營，一天清晨臨時得知要被調去金門，當時中共炮打金門，大家都害怕到前線變砲灰，「就像日本時代我們安平軍夫的徵調，好多人都有去無回。」金清沉入多年前的回憶。

蘆溝橋事變後日本緊接發動淞滬會戰，中日戰爭正式宣戰並擴大侵略範圍，當時日軍人數不足，就從臺灣徵調軍夫，而安平一地便有四百多人被徵調，許多都是父子、兄弟或叔姪同赴戰場。當時金清才兩歲，自然對那次軍夫徵調不太有印象，但五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就親眼目睹家族至親被迫遠征南洋。

「我經歷過生離死別的二戰，也在飢餓與恐懼中等來了終戰，沒想到才過了10年竟是換我上戰場！」金清茫然地望向派出所門外，黑暗中僅聽見不遠處運河傳來的漲潮的嗚咽聲響，又像是來自心中的滾滾哀傷，腦中閃現一幕模糊的影像，好像也同樣是在漲潮時刻，於是失神地說：「我怕自己可能再也見不到家人，更擔心卡桑不知我的去向會更傷心，所以就急中生智，請平日熟識的伙夫與軍備卡車司機幫忙，利用當天清晨要出外採買時，幫我將寫好的紙條丟到我們的魚寮寮。」

時值民國 43 年，8 月下旬開始，中共解放軍就在廈門東海岸等處部署百餘門俄製火炮，以中華民國海軍停泊在金門水頭碼頭的艦艇為目標瘋狂轟炸，而後 9 月 3 日解放軍更是集結數百門重砲，毫無預警地向金門發射炮彈，於短短 12 小時之內發射了 6,000 枚炮彈。正因如此，國防部緊急調度台灣軍力前往支援，而金清也是臨時被送往金門的士兵之一。

那一清早初秋微霧，軍備卡車司機神情緊張，特別在新町緩緩行駛，司機從車窗探頭核對門牌號碼，停靠一會兒，再警敏地看看街頭巷尾，張望確認四下無人，快手將小紙條丟到魚栽寮門口前，旋即將車開走。

寄住在魚栽寮的小乞丐聽到一大清早有卡車響聲，好奇地推開門，看著軍用車遠去消失在巷尾，再低頭一看，便撿起了門口裹緊的小紙條，看一看上頭的三個字，疑惑卻又看不懂，偏頭歪腦想著，便機警地認定是給頭家何木土的，恰巧那一天會計阿快自巷尾騎來，停好單車，撞見傻愣在門口的小乞丐，他用袖口抹一抹鼻涕，快速將紙條遞給阿快。

阿快看著裹好的紙條上寫著「何木土」這三字，再想想小乞丐所說的軍方卡車，猜是與何家剛當兵的大兒子金清有關，趕緊走進魚栽寮裡，她緊張地用力敲長工登叔的房門，心想可能出大事了，得請登叔快騎單車去鹽埕坐竹筏，趕回去三鯤鯓，將信交給老闖！登叔雖剛睡醒，一聽是跟軍營有關，便穿上拖鞋，立馬騎上單車趕路去。

登叔上岸後，一路在魚塭間奔馳，扯開嗓門高聲呼喊：「頭家，頭家！糟了啦！軍方來的信！」

在塭岸淺坪餵食虱目魚的長工阿狗聽見抬起頭，飛快地丟下番薯米糠，衝回木土的家，而木土與陳緞聽到訊息後，趕緊從祖屋中跑了出來，登叔剛好趕到，氣喘吁吁地說不上一句話，只是顫抖地將信交給木土，木土急忙拆開但又看不懂字，趕緊回頭喚來大女兒金秋，登叔才總算嚥了一下口水稍微濕潤方才乾燥緊縮的喉嚨，解釋信件的緣由始末。

陳緞焦急地在一旁雙手合十，對著天空拜拜，而在灶間忙的金秋赤著腳，三步併兩步地跑出來，將紙條快速掃過，幾乎快哭出來，只能忍住淚大喊：「這是阿哥的筆跡，他說軍車下午會出發前往打狗港，然後趁半夜駛往金門。」

陳緞聽完哭出聲來，右手歇斯底里地往自己的胸膛猛捶，淒厲地喊著：「又是打狗港！這個海港是會吞人的，從這裡出去的人就回不來了！我的心肝掉落在地上了！」

陳緞一陣目眩，重心不穩，金秋趕緊去扶，安慰說著：「卡桑，你不要這麼說啦！」而一旁的木土更是難以置信地搖頭說著：「慘了！聽人講說阿共會打過來！」

金秋才轉身用眼神示意父親，別提這敏感的話題，陳緞則急忙再自己站穩腳步，拽著金秋往前走，要她一起替金清求一塊平

安符，只是她才走幾步，想起家中其他年幼的孩子，便交代阿狗委請阿狗孀先照顧，再轉向慌亂愣在原地的木土，指示他趕緊與登叔回去市內買一些奶粉、乾糧、麵茶，以及多領一些現金，她與金秋求得平安符後會到魚栽寮與他會面。

木土聽完方才有了頭緒，交代阿狗注意當晚是陰曆十五，可能有大漲潮，一定要先去關通向外海的水門，旋即就與登叔趕去坐竹筏回到市內。

眾人迅速分頭進行任務，陳緞三步併兩步地跑，恨不得立即插翅飛到四鯤鯨去，這讓跟在身後的金秋氣喘吁吁，試圖快步跟上，又擔心母親「斷腦筋」的症狀會突然發作，急得大喊：「卡桑，你走慢點啦，你的身體會受不了的……」

當母女來到清水祖師廟，陳緞旋即點香，拜完天公、祖師，再拜太子元帥爺，金秋跟在一旁有樣學樣。陳緞插好香後趕緊走到廟公的服務台，廟公遠遠已看見陳緞，連忙起身招呼，陳緞邊嘆氣邊搖頭說：「拜託你，給我一塊平安符，我家大兒子金清今晚要被調去金門當兵。」

廟公趕緊從身後杉木櫃裡拿出平安符，交給陳緞並提醒她一定要先過香爐，才會靈驗，說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陳緞的鄰居對孀，她小叔被日本人抓去南洋做軍伕，雖然戰後失蹤，大家也認為他已經戰亡，都分完財產後，沒想到兩年後就平安回來。

陳緞點頭表示聽過，心頭一緊，霎時明白為人父母，一生求的不過是子女平安，但在動亂時代，卻偏偏變得如此奢侈與由不得人。就在她陷入無助悲苦時，廟公喃喃喟嘆說著：「唉！安穩沒幾年就發生戰爭，難道台灣人就得不到太平日子？！」

陳緞無力應答，只是謝過之後添了點香油錢，便與金秋拿著平安符走到香爐旁，將其在香爐裡繞三圈，虔誠閉目且嘴巴念念有詞，金秋也雙手合十，卑微懇求大哥早日歸來，而卡桑不要太操心……。

金秋尚未說完祝禱詞，陳緞就緊拉著她的手，催促她一起再跑一段路，到龍岡國小前搭往鹽埕的公車，母女倆一路沉默，陳緞拿起佛珠手環，嘴唇顫動地無聲唸著佛號，而金秋則是望向窗外阡陌魚塢，她想起多桑常說祖先世代不願上陸，即使所來之處的喜樹、灣裡，蒼海變成桑田，他們仍堅持一路向北尋找孤懸海外的沙洲，最後才落戶在三鯤鯓，但是這樣的明哲保身與沉潛退避態度，臨到國家間的戰爭，仍然被捲入其中，如今大哥被迫臨時調到金門前線當兵，面對中共砲火猛烈攻擊的命運未知數，她開始懷疑整個家族的何去何從？

為求避禍與和平而遺世寄居於沙洲，如今在國家機器的暴力介入之下，變得如此頑愚可笑，何家世代傳承數百年的生存信念，再一次禁不起時代的考驗。於是，金清被送上烽火第一線，危及的不僅僅是家族長子一人的性命，更是所有族人腳下這海陸中介的去留抉擇，以及面對生存競爭的處世態度。



亂世下，滄海一粟的豈止性命，更是基因的傳續與靈魂的信念。

金秋在思索中，邊打著盹，公車一路行過鹽埕，繞行過逢甲路、西門路，終於來到他們家位在新町的魚栽寮附近。下車後，母女倆踩著小跑步，才到巷口陳緞已大聲呼喊：「土仔，交代你買的東西都齊全了嗎？！」

木土與阿快拿著大包小包東西，跑出魚栽寮，木土見陳緞就趕緊將一捆現金遞上，陳緞看了一眼後旋即收入衣服暗袋裡，金秋則自阿快手中接過一大包袱的食物與衣物，並機靈交代她進去打電話叫貸切的車，阿快應允，轉身進入魚栽寮。

陳緞小聲湊在何木土耳邊說話：「秋仔說字條上提到下午是從兵工廠出發，這是軍事秘密，小聲一點。我與秋仔坐貸切過去兵工廠門口等。魚栽寮畢竟有電話，萬一有什麼突發狀況，聯絡你比較方便。」

木土點頭應允，擔心地交代陳緞萬事小心，並轉向金秋，再塞一支薄荷冰與扇子給她，提醒女兒注意卡桑血路不通，不要讓她太過激動引發頭疼，隨時要幫她搨風降溫。當貸切的車緩緩駛入魚栽寮前，母女倆火速上了車，開動時木土緊隨在後喊著：「要小心啦！隨時打電話回來通知。」

陳緞與金秋下車後，站在兵工廠另一側的公園路上，神色緊張，因為門口有荷槍的守衛，不敢靠得太近，只能來回慢慢走過，並適時偷瞧裡頭狀況。等了好一會兒，秋老虎發威下日頭赤焰，

陳緞滿臉通紅，脖子也腫脹了些，金秋有些擔心，小聲湊到卡桑耳邊問她要不要先去公園的樹下坐著。陳緞嘆了一口氣，目光依舊死盯著兵工廠大門，堅決地回答：「不行！我要在最近的距離守著，若是能看到清仔一面，再熱再久都要等下去！金門不比本島……」

「卡桑，你不要想太多，阿哥大頭闊耳，吉人自有天相啦！」

「自助天助。我們必須萬無一失地準備，你阿哥是長子，絕不能有個萬一！」陳緞邊說邊左顧右盼，突然發現對街也有一位中年婦人，手上拿著一個花布包，鬼祟地時不時朝兵工廠這邊瞧，金秋順著母親的視線也看見了，心中感嘆天下父母心，大概所有士兵的母親此時都恨不得孩子不要長大，甚至將他們再次藏進肚子裡，就不會讓軍隊搶走。

等了兩個多小時後，忽然兵工廠大門打開，大約五台軍用卡車先停在門口等待，從後方縫隙可以瞥見一大群士兵坐在裏頭，陳緞整個人緊張了起來，也不顧來往車輛，跨步跑向對街，眼睛睜大地往軍車裡瞧，頭不禁地左右竄動、尋找，並呼喊金秋跟著仔細找！

母女在路邊挨著一輛輛軍車探頭探腦，忽然軍車開始緩緩地行駛，眼前已駛過兩輛，陳緞沒見著兒子，一時心急，將金秋手上的袋子立刻拽過來，整個人像失心瘋地沿街跟著軍車狂奔，淒厲地喊著：「清仔，清仔……，卡桑在這，你聽到沒？」

軍車轟隆的噪音幾乎淹沒了陳緞的呼喊，但還是有士兵聽到異樣，側頭從座位的木條縫隙向外望。陳緞邊跑邊揚起手上的袋子，眼睛盯著軍車拼命跑，並未注意路邊有個水溝坑洞，突然左腳踩入，整個人撲倒，但手中還是緊護著袋子與警覺地摸摸暗袋的現金，金秋趕緊追上，跟著趴在地上，焦急地檢查卡桑傷勢，發現她左膝蓋鮮血如注，手臂、鼻子、嘴唇都擦傷，緊張地問她有無要緊，沒想到陳緞好像完全沒有痛覺，繼續抬頭對著駛過的軍車大喊：「清仔……清仔……卡桑來了！」

金秋急得不知所措，扶著卡桑，但她卻試圖要自己站起來，卻軟癱無力地顫顫巍巍，金秋將她慢慢扶起，路人見狀趕緊伸出援手，並指著前方巷弄說有家國術館，先去看看有無傷到筋骨。只是陳緞再次頑強抗拒被攙扶，喃喃沒時間了，還想去追軍車。

路人搖搖頭勸陳緞：「國術館的師傅很厲害，一下子就能喬好。歐巴桑，你這樣跛腳是追不上軍車的啦！」

路人一手幫忙提袋子，一手攙扶陳緞，三人走進兵工廠旁的市場轉角處的國術館，師傅見狀趕緊拿出醫藥止血，陳緞激動地揮舞雙手催促師傅，金秋略顯不安，滿臉抱歉地點頭賠不是，並向師傅解釋緣由。

陳緞突然打斷金秋的話，急促地說：「我們必須馬上趕去打狗！」

金秋聽完嚇了一跳，睜大眼睛看著卡桑，陳緞沒給出解釋，

只是望著國術館四周，發現有電話，並向師傅借電話，喚女兒打回魚裁寮，請木土再叫貸切的車過來載他們直奔打狗港。金秋睜大了眼睛，再次不敢相信，連路人都搖頭直說這車費會很嚇人。

金秋走去放電話的桌邊，眼光還不時探向身後的卡桑確認真的要這麼做時，陳緞滿臉堅定地點頭，忽然想起什麼忙著提醒：「請你多桑打電話給在打狗港務局工作的四姨丈，還有千萬別讓你多桑知道我受傷的事！」

金秋點點頭打了電話，而陳緞再度轉向師傅請他快處理完，師傅點點頭，開始檢查傷勢、處理傷口，並交代她得去大醫院打預防破傷風的針，而且未來可能會不方便走路。

「歐巴桑！你到底在急什麼，有什麼比你自己的性命卡重要呢？」師傅好奇問道。

陳緞僅僅嘆息，自顧自地說：「做父母的，非得眼睛永遠閉上，否則就得無止盡地為兒女操煩下去啦！」

路人與師傅聽不懂其意，面露疑惑，師傅正好奇地想發問，才準備開口，金秋剛好掛下電話朝陳緞走來說貸切的車馬上過來，陳緞付了錢，由金秋攜到門口。當貸切的黑頭車駛近，眾人協助陳緞坐到後座，金秋謝過他們後，車子快速駛往打狗港。

一路車行顛簸，經過一整個上午勞累與膝蓋受傷的陳緞，幾

次忍著睡意，最後還是昏沉過去。抵達港務局大樓時，金秋發現四姨陳綾與四姨丈信坤早等在門口，趕緊喚醒卡桑。車停好後，陳綾率先幫忙打開車門訝異發現大姊陳緞的全身是傷，揪心地追問原因，陳緞揚揚手不願多說，就要求妹婿信坤趕緊引領她去頂樓看停在港口的運輸軍艦。

金秋攙扶陳緞，眾人到達頂樓後，陳緞一個重心不穩，差點再度跌倒，金月以為是母親摔傷的腿造成不適，低下身查看，陳緞幽幽地說：「月仔，我不是因為腳受傷疼痛，是我胸口悶悶的，快喘不過氣。」

金月趕緊從口袋裡拿出薄荷冰，向著母親的胸口抹去，並且趕緊搨風，信坤快步下樓搬來兩把折疊椅。陳綾接過後，將陳緞安坐好，便坐在身旁拉過陳緞的手心虎口按摩。

信坤拿起手上的望遠鏡，對著港口遠方的軍艦細瞧，偶而挪移一下，手指不斷轉輪對焦說著：「唉！這陣子中共一直進犯，打狗港這邊時時有軍艦駛向金門。」

忽然好像定焦看到什麼，立刻喚她們來看，陳緞激動地踉蹌起身，喊著：「清仔……」金秋適時將她攙扶住走過去，接過望遠鏡要看，信坤提醒她正看到士兵陸續進入船艙，但是距離太遠，根本不可能認清金清的臉。

陳緞極力彎身探頭出去，用力握著望遠鏡，好半天沒發出聲

音，陳綾則是一旁用肉眼張望著。

「或許清仔已經上船啦！」信坤猜測。

陳緞繼續抓著望遠鏡，身體已靠在頂樓牆緣，身軀不自主地想更探前，緊張地喃喃自語：「我求來的平安符，一定要交給清仔！」

信坤看見金秋手上的一大袋東西，抓了抓下巴，餘光瞥見軍艦一旁的補貨小船，表示他有熟識的同事在補貨船上工作，長期配合軍方，也認識許多人，可以請託代為轉交。

陳緞依舊握著望遠鏡目不暫捨，但還是快速暫時交給金秋，吩咐她繼續盯著看，隨即將暗袋裡的現金掏出來，遞給信坤，請他去打點人事，只希望能將平安符與東西交給清仔。陳綾也叮囑丈夫，茲事體大，一定要妥貼安排好才行。

陳緞用雙手緊握信坤，眼淚含在眼眶中，悲鳴地說：「清仔不僅是何家的長子，更是跟我躲過二戰的空襲，以及跑黑市躲警察的日子，他一定要平安歸來！而且他的小舅舅還曾答應過他，一定不會讓他上戰場的。」

信坤與金秋聽不懂陳緞末句的意思，卻只見她陷入恍神的狀態，再轉向陳綾試圖找尋線索，只見陳綾也神情黯然地低下了頭，握起陳緞冰冷顫抖的手，如同二戰末期遭逢家人被強徵時，姊妹

倆共同扶持，勉力可為地撐過最無助的時刻。

靜默一會兒之後，姊妹倆才慢慢開口，你一言我一句地拼湊那段傷心的記憶，以女人的柔軟與脆弱說出故事，不同於戰勝或落敗的結果論，或是責任罪咎與處罰來敘述戰爭，卻是用母性的韌性展延親情絆繫被輾斷後的漫長修復，甚至以堅毅反轉天人永隔的遺憾。

昭和 18 年，她們最小的弟弟陳羅被迫去南洋打仗，當時也是從台南送去打狗港搭乘軍艦。當時的陳緞已是四名孩子的母親，而陳綾則是新婚，眼見不過 20 出頭的小弟要去當少年兵，哭紅了雙眼，姊妹倆僅能攙扶體弱的母親每天走遍各廟宇，最遠還跑到茄荳的白砂崙太子宮，跪在神明面前磕頭，祈求上天垂憐，護佑陳羅能平安歸來。

而平日最喜歡黏著小舅舅玩耍的金清才八歲，得知再也沒有大玩伴與目睹親人的愁雲慘霧，再加上跟著母親幾次到城裡黑市交換白米，躲過軍人的盤查，約略得知了戰爭的殘酷，連續好幾夜都驚懼地做惡夢與尿床，囁語嘶喊著：「我不要當阿兵哥！」，即使陳緞幾次帶去收驚也不見成效。

就在陳羅出發前，陳緞抱著高燒不退的金清，從三鯤鯓走向四鯤鯓娘家，除了送行之外，也靈機一動忖想或許號稱「孩子王」的陳羅，能夠幫忙安撫一下大兒子，讓他從驚嚇中回魂。

果然，一身軍裝的陳羅抱過病得軟趴趴的金清，低聲地在他耳邊唱著軍歌「鄉土部隊勇士的來信」，陳緞娘家的人在一旁聽得都悲傷垂淚，哭成一團，過了一會兒金清半眯著眼醒來，看見是小舅舅還要賴地要他別走，天真地說：「小舅，我多桑常說海線無戰事，我們躲到漁船上，偷偷去一個神祕小島，這樣就沒人會抓你去當兵了！」

眾人聽聞更是搖頭嘆息，陳緞與陳綾更是忍不住地哭出聲來，反倒陳羅堅定地回答金清說：「現在海上也有戰爭了，躲到哪裡都沒用的！小舅舅現在去打仗，只要我打贏了，你就永遠都不會被抓去當阿兵哥了！好不好？」

金清懂地點點頭，因為他最崇拜無所不能的小舅，更相信他一定能打勝仗，戰爭就會永遠結束了，而他自己也可以不用離開三鯤鯓了。金清伸出小手與陳羅勾指頭、蓋印，表示履行承諾與約定，這一幕不僅讓金清不再害怕不安，也稍微安實了眾親人的離別苦。

「這幾日軍部就會整隊到打狗港，也不知道是要去南洋哪個國家？」陳羅無奈地說著，他靜定地掃視親人的每一張臉孔，粗礪的古銅色肌膚，閃耀著鹽的結晶光芒，以及被海風刻蝕的印記，明明是過去太過習慣也就沒去注意的面容，眼下他忽然貪婪地想將他們好好記住，彷彿讓自己就此能根生連結，即使上了遠方的戰場，魂縈夢牽還能有條回家的線索。他再度嘆了一口氣，恍惚地說著：「這次從打狗港出海，不是去抓魚，卻是……」



陳緞見陳羅這句話未完，失神了好半天，隱隱地心中不祥，又唯恐他說出什麼觸霉頭，趕緊接續說：「記得你與清仔的約定，為了不讓他上戰場，你一定要平安回來，早日結束戰爭！」

一旁的陳綾悲戚地暗自想著：「戰爭究竟如何能永遠結束呢？一國打敗另一國？贏的就繼續欺負輸的，然後輸的就等待報復？有沒有可能全部的人都學他們的平埔祖先，一路從灣裡、喜樹退到這沙洲，在海線上都相安無事呢？」

就在陳羅出征前夕，所有人都失落在自問無答中，海墘人文化基因下所傳承的樸素信念，就像一只上天並未畫押的承諾書，在烽火中顯得危脆、易燃。

這一群海墘人，只為求得不再人我廝殺，自富饒的陸地撤退到貧瘠的海陸中介，安忍討生活，即使時時「紅衫穿一半」地在大海中冒險搏鬥，他們始終世代依戀這向海的桃花源。然而，國族疆界的拉扯，以國為名的暴力終究將海墘人收編至陸上，特別是台灣人作為被殖民者，除了去留由不得自主之外，更是身分模糊也就不知為誰而戰地自港口被推向大海，航至另一個陌生國度，打一場不明所以的仗。

信坤聽完陳緞姐妹接力敘述的故事，保證一定努力奔走，將平安符與東西交到金清手上，語畢轉身就走。那一夜，無人成眠，信坤冒著危險一一打通關，而陳緞堅持站在港務局大樓樓頂目送軍艦離港，於是，姊妹倆依偎相伴，就此掀開那一段傷心無話的

往事，整晚叨絮著陳羅生前的種種，以及這些年他們各自有如孤島般的失親哀痛，說出口的悲傷讓姊妹倆的心更靠近了。

金秋望著母親與阿姨的背影，在她們的話語中打盹，朦朧中她看見兩人靠近互搭的肩膀，成了一座圓滿溫暖的港灣，而各落在旁的另一隻手，則向著海洋無限延伸。於是，金清搭乘的那搜軍艦無論駛得再遠，始終都在母親與阿姨的臂彎中。

就在軍艦半夜摸黑駛出打狗港，金清在船艙搖晃中半夢半醒，有人摸黑將東西放到他床頭，他一個翻身聞到熟悉的海潮氣味，警敏地知覺是家裡人送來的東西，整個人躲進被窩，輕手輕腳地於黑暗中摩娑打開袋子，摸出一只摺好的手巾，以及裏頭的平安符，他聞著熟悉的香灰氣味，趕緊將平安符掛在脖子上，打好繩結，雙手按在胸前的平安符上，淚水流了下來。

寒流的風將派出所的木格窗吹得咯咯作響，金清掏出平安符，眼眶微濕，金月用手撫摸著平安符，好奇地看著。

「卡桑用跛腳，換來我的平安歸來……」金清說完，兄妹三人都低頭地流下淚來。

而所長辦公室這一頭，電話打來的正是時任副議長的蔡醫師，所長連連稱是之後掛下電話，韓醫師也當場鬆了一口氣。所長客氣地請他們到外頭，表明一切沒事了，出來時陳緞看見孩子們眼眶都含著淚，很是不解。

眾人陪韓醫師在派出所外頭等貸切時，他感慨直言：「這片鯤鯓內海，兩、三百年來原本就是你們出海、經營魚塢的所在，以及生活的場域，何來擅闖的罪名？」

大自然運作中，滄海變成桑田至少都需要幾百年，而政權轉替，由國家機器粗暴地提槍來搶，卻是於不明就裡的轉瞬之間，這才是真正需要究責的罪大惡極！

寒風刺骨中，一行人只是無言搖頭。而對於何家這群憨實的海墘人而言，更難以意識辯清與用自己的話語喊出控訴，只是感到路無可路、退無可退的窘迫。

貸切的車過來，他們全家聲聲感謝地送走韓醫師後，急著趕回三鯤鯓的魚塢，木土心想拖了這麼晚，在越冬溝旁生火加溫恐怕是來不及了。

沒想到，當竹筏越來越靠近自家魚塢，竟看見一落落火堆，烈焰熊熊地綿延海線，於黑暗中猶若無盡燈的傳續，映現於他們凝視的瞳眸裡，皆化成一顆顆寶珠，無限重層輝映、影現，互顯互隱。

原來鄰里知道陳緞母女被抓，都放下手邊的事，拿出自家灶頭的木麻黃葉與木塊，自發地幫忙他家的長工生火，避免他們整年辛勞的成果，一夕覆滅。何家人感動地難以言喻，即使接近十度的低溫，緊握彼此的手心卻是溫熱的。

「海線無戰事！」陳緞望向木士堅定地說著。

兒女們聽見了也會意地點點頭，一掃方才在派出所的驚懼，也接受了二戰失親的哀痛，以及不再感到被命運左右的徬徨。

一方土養一方人。在孤懸海陸交界的沙洲，這群海墘人繼續以善良守護和平樂土，延續祖先避走海上的初心，更照見彼此互即互入的生命合一，於愛己及人中實踐則天去私。

心，無界祥和了，海線就無戰事了。

小說組 佳作

## 〈海線無戰事〉評語

楊翠

〈海線無戰事〉以家族史的視角切入，具現南台灣陸海交界處沙洲的空間感，海濱人的生活語境，以及他們在面對強勢統治政權時的無奈。

小說有兩個特色，其一是具現了三鯤鯓陸海交界處的空間感、季節感，以及海濱人的勞動型態與日常生活，如赤腳踩在濕冷的塩岸、餵食虱目魚、將虱目魚趕入越冬溝、撐駛竹筏、撿拾木麻黃葉……等等，各種生活細節的描寫，紋理清晰，感官聯覺空間鮮活，畫面感鮮明。

小說的另一個特色，是書寫強權與戰事如何找上漁民，展現出與題名「海線無戰事」的高度反差感，從而形成諷喻性與荒謬性。小說中，這個擁有混雜血統的家族，經歷了台灣開墾史上的械鬥，為躲避戰事，選擇隱遁於海陸中介的沙洲，世代在三鯤鯓討生活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戰爭與殺戮仍然將他們捲入。面對風雨變色的世道，只想退避無爭的庶民，卻總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「海線無戰事」的荒謬感具顯無遺。

